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曾得獎無數，為上海世博新加坡館設計師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# 步入繁花園裏看風景

· 陳家毅

《繁花》處處可見上海市容變遷，從手繪插畫裏，看盡園中風景繁花似錦，也目睹枝葉敗落。

**大**都會如上海，市容改觀義無反顧說變就變。老區、舊建築消失的速度驚人。尤以坊間簡單樸實、趕不上時代要求的民居如石庫門社區、弄堂、里弄老房子，要不來不及謝幕大片經已拆除，被國際線條的現代高樓取代，要不靈魂淘空剩下個歷史軀殼進駐了不相干的名牌商店、餐廳和Spa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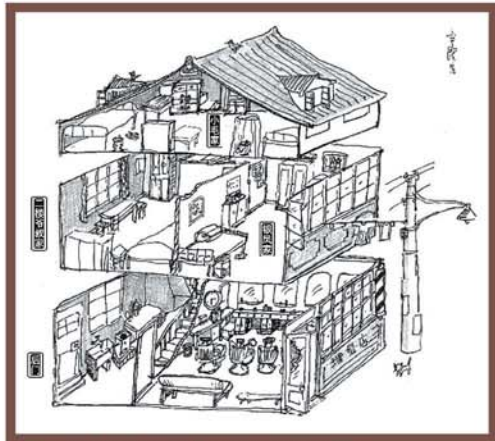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有胡同上海

有弄堂房子，京滬二都的老建築物皆敵不過城市現代化的狂潮。民間舊魂魂以後恐怕只能在老照片中尋獲得到。幸虧現在考證工作還有《繁花》一書可以溯源：自二零一二年於《收穫》文學雜誌刊登後又簡體繁體都出了書，立即紅遍華文世界的長篇小說極之耐人尋味。書中人物迂迴曲折去來互動，箇中情節以文革到新時代和上海老民區墊底為大背景。作家金宇澄生於斯長於斯，日日同區同街道往返來回數十載，恐怕沒誰比他對這地方，以及這地方的人物更了解，更富情感了。

此部長篇小說中觸及的每個區，皆與黃浦江、蘇州河有著不可分割的親密關係。每條街、每個轉角、每棟樓，街上

每家店舖的外觀、屋裏樓梯連同扶手的模樣，深入至大廳中傢俱的擺設、十字架，以及臥室裏的床舖，如同電影鏡頭無不詳盡描述，也如偵探於事後深入案發現場，提供筆錄和素描給讀者補充在場的一手資料。這也是為甚麼重讀《繁花》多遍仍有新發現百看不厭的原因。

《繁花》時間上環繞著當年事，故事的敘述安排了跳間的



陳家毅提供

金宇澄手繪小毛家：筆觸細膩如其文

交錯，章回數字暗藏奧妙——古體數字為文革期間（如叁章、伍章），新體數字為開放以後新經濟時代（如四章、六章）宛如電影倒敘和當下一刻雙線平行共進。不細心的讀者容易混淆，或乾脆半途放棄，那就辜負了作者的一番用心。

書中對於所處的城市有其他著作少見的關懷，處處可見上海市容的變遷，時光的流逝。偶而作者甚至跳出故事敘

述的框架，加進看似不相干的手繪插畫（如第四章前的國泰電影院畫，還附加了當年場內提供的消暑紙扇，而今兩者都不復再有），閱讀時這些插畫彷彿書頁內掉出的一幀幀老照片，以此為證，讓故事大大增強了時代感。

忽然的跳出來為觀眾加旁白宛似說書人的評述時事，又多與城市建築有關。例如第拾壹章和第十二章之間，穿插三張小圖繪評瑞金路長樂路一角的變遷，從老教堂到新錦江飯店，拆了又建，建了又改，四十年來連續變化連當地人都認不出原有的角落。是作家對這城市無序變遷之無奈，黯然神傷之控訴。

人物雜多對白紛呈一點不淹沒書中的重要情節。毛頭小子小毛的「失身」於獨守深閨的婦人銀鳳是一節，做愛一段僅見小毛魂飛到鋼鐵工廠的敲打聲，既真實又超現實。小毛對感情的執著和認真，因對方的「失信」而翻臉，是他後來每況愈下的開端。小毛入門看見銀鳳和好友阿寶、滬生在閒聊，翻臉而去是另一精采的情節。作者後來竟然從不同角度將此段重述一次，令我聯想到《羅生門》和《春琴抄》，有些事情彷彿天註定，就算真有機會重來一次也改變不了悲情的結局。

時空交錯的幽徑書裏層出不窮，老貓搖曳長尾巴帶我們隨處踴躍看盡園中風景繁花似錦，卻也目睹枝葉花果的敗落凋零。

第拾柒章回小毛不能自控失去童身後，這頭老貓曾出現於事發現場：建築素人《繁花》作者金宇澄以立體透視圖描繪小毛家，是所有插畫中難度最高的一幀。繪圖剝開一棟三層樓的上海老弄堂房子，老貓徘徊門外街燈下。在這裏我們終於明白了夾在中層的銀鳳，如何在喧鬧無比的理髮店之上，二樓爺叔家之旁，仍可以蜘蛛一般輕巧，引誘住在三樓的小毛，不偏不倚不早不晚掉入她編織好、軟綿綿的網。重複細看插圖，它又對照文中的敘述（第貳拾壹章），往後二人樓上樓下的偷情，房門裏外的鞋子、樓梯上下的腳步、樓地板天花的隙縫，圖中建築細節聲色齊備全有好戲在上演。

## 非專業筆法的真樸味

雖從未讀過建築科，金宇澄繪圖取角卻異常精準，有股非專業筆法的真樸味，插圖相信是他記憶中已有，或腦子裏已預見的，從筆端流露到紙上對他而言只不過順勢摘掉那麼輕鬆自然。開場第壹章第壹節，十歲的阿寶和六歲的蓓蒂爬上屋頂相依偎看風景，插圖中連綿起伏的屋瓦穿插有樹葉

端，有蘇俄式一幢大教堂。「瓦片溫熱，黃浦江船鳴」，兩小無猜歲月靜好。我們的人生旅程不都也從那刻出發？